

# 依稀的厂车

下午,放学了,站在单位门口的公交车站点等候回家的公交车。天空飘起了雾丝。一辆辆公交车突围暮气,冲来又离开,却没有一辆是我要搭乘的。

略带疲惫的心骚动起来,极目向车来的方向探寻,可等来的依旧是不属于我的公交车。我心里暗暗沮丧,准备着听天由命:只要有公交车来了就上,无论它把我带往何方。

果然,一辆公交车快速驶来,我暗自欣喜,可这辆公交车却无视站台的存在,擦着行道树飞逝而过。

与双眼交汇的刹那,我猛然发觉,这辆公交车没有闪烁的线路提示灯,只是在挡风玻璃前方突兀地悬挂了一个牌:市水泥厂。

哦,竟然是一辆厂车。

怎么会是厂车?

此时,天空的雨雾四处飘逸着,一个依稀的旧梦在我心间缓缓拉开帷幕,一辆辆厂车穿越时空的迷雾缓缓驶来。

童年时,老家的县城没有几条街,一个“丁”字就囊括了所有的街道。每天在街上跑动就是几辆吉普车和定期驶过的厂车。吉普车驶入的地方都是政府部门,走的是高端路线,我们心存胆怯。厂车走的是亲民路线,感觉亲近了许多。可亲近也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因为厂车驶过我的身畔时,张狂、庞大的身躯让我感觉无比地轻盈与渺小。

那时几乎是国营企业的天下。有国营企业的地方肯定有厂车。能上厂车的肯定是国营企业的职工。国营企业的职工肯定是吃商品粮的。多么显赫和辉煌的一群人啊,连带他们的孩子也出落得不可一世。因为在这群孩子上下学的时间,厂车就会按部就班地游走在不同学校的门口。

那时,小县城里根本没有公交车。大部分同学都是走路上学,只有少得可怜的孩子能骑自行车来上学。所以,对班里那几位每天能坐厂车上



下学的同学,我们真是羡慕嫉妒恨。

我曾经偷偷地打量他们上厂车的神气。他们通常是不紧不慢地到达校门口相应的地点,不紧不慢地踏上踏板,不紧不慢地钻进车肚子里,不紧不慢地找到相应的位置。不紧不慢地,因为厂车留够了充裕的时间让他们上车。他们胸口都用红带串挂着一个牌子。这个牌子就是坐厂车的凭证。由于每天都是这些学生,司机也只是象征性地看一下他们胸口的牌子。我发现司机的眼神是迷离的,甚至有些恍惚。或许,他正利用这短暂的停留时间休息一下自己灵魂与身躯。

班里有个好事者也想混上车去体验一次厂车的滋味。但他还没有踏稳车的踏板就被司机制止了。司机骂骂咧咧道:“就你这气质也配坐我们的厂车?”

我们这才发现,迷离着眼睛的厂车司机依然能够辨认不同学生的气质。为此,我们再也不敢去做这种无谓的尝试了。因为,我们没有坐厂车的气质。

每天放学时,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厂车从我们学校门口鱼贯般出入。它们显赫的厂牌明晃晃地挂在挡风玻璃前,“县电缆厂”“县水泥厂”“县地毯厂”“县印刷厂”……我们选择对这些

车子视而不见,但当它们从我们身旁驶离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偷偷地瞄上几眼。更多的时候是心里暗暗沮丧,并责怪自己的爸妈为什么就没有能耐在工厂里上班。

高三那年,没有考上大学,我躲避到地市的一所中学复读。那时,我倾慕一位市区的女孩子,而且那位女孩也似乎对我有点“垂青”。一次,她回家的时候,我竟然发现她坐上的是一辆“市红旗机械厂”的厂车。我当时怔住了。我知道,我的倾慕已然无疾而终。

那时我是住校生,但每天她回家的时候,我偷偷地跟随她去校门口。其实,我是想去看她上厂车的模样。因为我发觉,她上车时对司机亮厂牌的神气是最美、最迷人的。

一天,安坐在厂车上的她发现了她,急急地拉开车窗喊我的名字。我看到了她的秀发从车窗里飘逸而出。在清风的吹拂下,她的脸庞宛如一位女神。刹那,我的眼泪流出来了。可此刻的我只能羞涩地跟着放学的人群随波逐流。那晚,我失眠了,我暗暗发誓,我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坐上厂车,一定要找一位同样坐着厂车上班的爱人。

那位女同学终究是不可能垂青于

我——一个来自乡间的男孩。但在我的心底,她坐在厂车的影像却久久地定格在我心灵深处。

好在那年的七月,经过炙热的蝉鸣后,我踏入了大学的门口。我乐观地想,三年后自己就能坐上厂车了。

象牙塔里的三年,我沉溺在书山文海里。因为,童年时厂车司机的话在我耳畔时时回荡:“就你这气质也配坐我们的厂车?”是啊,没有人能随随便便地坐上厂车的。

三年后,我毕业了。当我踏上社会去寻找将要承载我灵魂与身躯的厂车时,所有的国营企业都基本改制了,厂车也实现了市场化改革。

几乎每条街道都拓宽加长了,大车、小车、公交车、出租车……一切车辆都在街道上欢歌,可厂车呢?

那段日子,我心里五味杂陈。我有了坐厂车的气质了,可厂车却驶入了历史的深渊。每天的梦里,总有一辆辆的厂车与我擦肩而过,可却没有一辆肯为我停留。

没有厂车了,一切尚未开始,你一切就早已结束。我要的厂车已经GAME OVER了。听一位同学说,市里的一家企业还实现厂车上下班。我听了兴奋不已。第二天就带着厚厚的简历去了那家工厂。可企业却把我拒之门外,负责人说,就你这书生气质,肯定干不了我们厂里的重活,你没有那体质。

有了气质,丧失了体质,我不得不和这家企业的厂车说再见了。

时光游走,参加工作已多年,我终究没有踏上任何一家工厂的厂车。如今,在街头更难寻觅厂车的身影了。几年前,我买了属于自己的私家车。但我没有任何的兴奋。我依然渴慕坐上的是童年时那有着张狂、庞大身躯的厂车。每次驾车经过貌似厂车的身边时,我都会快速超越,然后减速慢行,甚至靠边停车。我只想好好端详着经过我身边的厂车。我梦寐着,有一缕秀发从厂车的窗口飘逸而出,飘拂并温暖那段依稀的厂车梦。

## 鉴赏



金序兰 绘

江南云黄山有蝗,幼蚕。幸兰草哺以浆叶长成。后,蝗离乡辗转,至大漠荒原。历尽艰险,屡经沧桑。今老已至。南望江南千里,归途漫漫。然,蝗心不死。不以秋声悲。不藏石下鸣,终日思归江南故地。一日,西风起。蝗求助,得允。乘风于数日后达于云黄山谷。时兰草亦老衰,还尽心力展枯叶,示于蝗食。蝗虽饥饿而不从,并顷尽身力行至兰草根侧,挖一寒穴,遂以身栖眠。守兰草以静心,殁于终年。

## 笔走万象

陈芳进

# 灵魂深处的火花

认识陈德轩老师,是偶然在一次华川书社的画展中。当时文联的两个老师说去华川书社看画展,我是十分欢喜的,继而又说是油画,我便有些无所谓了。油画向来不是我所钟情的,那种浓厚的堆积颜料,让我有窒息的感觉。只是去展厅比较近,又有伴,也就跟着去了。

一进门的时候,我知道我是很震撼的。对门的那一幅大大的《雪景图》,着实惊到了我:一片疏林,叶子已经掉光了,高高的树杈上筑着一个小小的鸟窝,厚厚的雪地上排脚印从小池塘边伸向远方……

我沿着展厅慢慢移动脚步,时不时会在某一幅作品前驻足,甚至停留好久。他的很多作品中并没有出现一个人,却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画面中的主题只是很普通的街景:几间破旧的旧街老屋;一串纠缠着理不清的电线;一辆歪斜的独轮车;一波黛色的远山等等,但是倘若你仔细看,再用心看,就会在那几间破旧房子的阳台上,看到几盆或红或绿的盆栽,抑或晾着的几件色彩鲜艳衣服。对,就是这些不起眼的“点缀”,是生活的所有内涵,也让人感觉很温暖。于是我想,那些纷扰的线也许就是当时他内心的纠结与挣扎,而这些“细小的点缀”,正是他内心深处永不磨灭的希望火花。如果心中没有炽热的爱,没有强烈的希冀,怎么可能会有那么细腻、温柔的情感流露?我不知道那幅《雪景图》的鸟窝里有没有小鸟,但是我知道曾经有过,而且在阳光灿烂的某一个季节的某一天,那个鸟窝里孵化出了新的生命。还有那一串长长的脚印,是母亲的,是媳妇的,还是男主人的?为什么会在冰天雪地里来到池塘边,是淘米洗菜,是洗衣服,还是泼水喂牛?我不知道,只是任由思绪飞扬……

我不想对他的画技发表什么高论,那些笔触的强弱、颜料的厚薄等等我并不懂,我能够强烈感受到的是色彩的明暗对比,画面的远近层次让我有一种身置画中的错觉。亦使我几次伸手想触摸那画中的物件。所有的作品都是那么朴实,真切。每一分每一寸用颜料表现的场景,都是我所熟悉的,就在我们的身边,却是被我们忽略了。在他的作品面前,发现美是那么简单那么亲近,无须到处寻找。

由此可见,陈德轩老师是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热爱绘画的艺术家,他不是用笔在写画,而是用心、用生命来创作,在刻画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他把所有的无奈、挣扎、纠结、痛楚,希望以及追求美丽的坚韧的人生态度,都注入了他的作品里。如今我们虽然少有联系,但是他的这种深情,对生活的热爱、包容、不屈,一直深深地感动着我。



娟子 摄于义乌江岸

## 汉诗节拍

### 赞环卫工人

方向明

戴月披星扫北郊,  
捡枝拾叶净南桥。  
长街灯下任风摇,  
双手扫除脏处,  
汗滴清洗路条条。  
融融城市更妖娆。

### 蒲公英

杨庆文

在摄影家的眼里  
你的背影应该是一片绿色  
在孩子们嘟起的嘴中  
你应该是翩跹起舞的使者  
欢笑伴随着你奔向远方

### 印象缸窑开酒节

吴越

斟满酒  
这一碗开酒节启封  
待客的玉液琼浆  
无任来自远方  
还是四邻八乡  
请大家共同品尝

斟满酒  
这一碗用五谷杂粮  
酿造的玉液琼浆  
经历冬暖夏凉  
已是经年久藏  
请大家一起酣畅

斟满酒  
这一碗用红陶酒缸  
酿制的玉液琼浆  
器形有圆有方  
酒品一样回甘  
请大家一饮而干

斟满酒  
这一碗以千年古法  
酿就的玉液琼浆  
藏着许多梦想  
入口直抵心肠  
请大家一杯尽欢

斟满酒  
这一碗缸窑人用欢乐  
酿成的玉液琼浆  
辛辣中有沧桑  
更有许多希望  
请大家一醉情长

### 卜算子·雨

李季柳

微雨急纷纷,  
润物藏声息。  
柳绿花红叶叶新,  
似有丹青笔。

听雨在楼前,  
滴答朝从夕。  
待得花团锦簇时,  
再与东风觅。

我蹲下来  
低头微笑着看你  
你也看着我  
仿佛相识  
似曾相识  
我顽皮地轻轻一吹  
在阳光的爱抚下  
童话立刻呈现